

Contemporary Publication Studies Series

现代出版学

张志强 主编



现代出版学

张志强 ◎ 主编

¥ 23.0
G1 }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出版学/张志强主编.—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12

(现代出版学丛书)

ISBN 7-81090-258-X

I. 现… II. 张… III. 出版工作-研究

IV. G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836 号



现代出版学丛书
Contemporary Publication Studies Series

总策划

吴培华

现代出版学

主 编

张志强

责任编辑

郑亚楠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丹阳市陵川绿岛北首 邮编 212300)

开本 720mm × 94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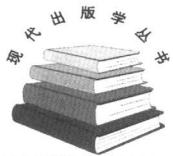
印张 20.75 **字数** 325 千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81090-258-X/G · 116

定价 27.00 元



CONTEMPORARY PUBLICATION STUDIES SERIES

丛书总策划

吴培华

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邓普君	史创新
刘拥军	朱胜龙	朱静雯
何桂林	吴培华	张凝
张志强	郑亚楠	耿曙生
黄镇伟	薛华强	

执行编委

吴培华 郑亚楠



出版者的话

Editor's words

为了适应出版产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为了促进出版这一与时俱进、以创新为灵魂的内容产业的发展,也出于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们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了现代出版学丛书(第一辑)的策划。我们对于本套丛书的设想是立足于创新,尽可能地吸收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最新内容,改革的动态、技术的革新、政策的变化、发展的趋势都将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对于作者的选定侧重在那些长期关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他们中有担任过领导工作又长期从事出版理论研究的专家,有在编辑出版教育第一线耕耘不止的园丁,有在编辑出版管理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的工作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为繁荣中国的出版事业而努力。他们的工作异常繁忙。

然而,正是因为创新的立足点和选定作者的侧重点,决定了本套丛书必然会出现很多缺憾。由于其新,也就可能出现可能的不成熟;由于其忙,也就会出现可能的疏漏讹误。是推迟出版,继续修改推敲,还是尽早面世,在使用中及时修订重版?我们决定采取的是后者,因为一则,编辑出版的创新特性决定了在内容的更新上总是会有一个时间差的;再则,作者的视野毕竟是有限的,收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在使用中反馈的信息,修订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出于对本套丛书的爱护,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和疏漏讹误,不吝赐教。我们虚心期待着大家的意见、建议,甚或是严厉的批评,因为我们对中国出版业的拳拳之心是共同的。



总序

Preface

书 管，是人类传承文明的主要载体；近代兴起了报纸和杂志，于是文明传承又多了一种工具和媒介，从而新闻与出版并称。但是二者在传承文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各自的特点有所不同。报纸杂志的时效性强、内容多样；书籍则传世久远、影响深远。二者相济，既及时反映了即时发生的情况，又引导人们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人类的文明得以播散和流传。

任何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绝无功利的新闻出版事业从来不存在。过去，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只注重了它的宣传作用，而忽略了它还有商品性的一面。这是计划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很快意识到了出版事业的二重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我国的新闻出版业，一方面要发挥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建设、发展、生产和流通，这两种属性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建设、发展、生产和流通，才能更好地宣传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弘扬正气，凝聚人心；也只有坚持正确的导向，乘市场经济的浪潮发展，才不至于迷乱了本性，才能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己的特色，参与国际出版业的激烈竞争。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出版业，也无论从我国出版事业的哪一方面的属性来说，要使这一事业发展壮大，人才都是关键。特别是我国的出版事业正在处在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当中，人才的问题更加显得重要而急迫。

现代的出版业需求怎样的人才呢？我想，这样的人才除了应该熟悉



现代新闻出版的经营方式方法之外,还需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后者也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经营的方式方法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而理论修养和创新能力却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一定的悟性,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的熏陶与培育。

如果以上述的标准衡量,应该承认,我国新闻出版界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确急需改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出版教育事业要承担起培养新型出版人才的历史重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诸多应该做的工作当中,编写出版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教材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

目前比较系统的一套出版学丛书还是十年前编写的。出版事业和社会生活几乎是同步前进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出版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也只有一日千里才能跟上时代。永远向前看,这是出版业的重要特征。因此,原有的读物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需要。现在出版的这套由我国新闻出版界一批著名专家策划并编写的《现代出版学丛书》,就是为了跟上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形势,根据他们在这一领域中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新的发展动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对未来的深刻思考编写而成的,供正在出版事业前沿努力奋斗的专业人员和有志于投身这一事业的年轻人学习之用。

参加策划和编写的专家,都在出版业的各个方面工作过多年,有的担任过出版业领导工作并长期从事出版理论研究,有的在出版教育领域耕耘时久,有的一直在出版部门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专业也不尽相同,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始终紧跟时代的脚步,密切关注着国际上出版界的动态,苦苦思考着我国的出版业如何适应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情况。

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就在作者研究、写作的时候,客观情况已经在变化了;再加上每个人占有的资料很难滴水不漏,观察的角度彼此或异,如果读者发现这套丛书还有什么不足和可议之处,我看应属正常。我们总不能等到一切都研究得完美了再来编写——实际上永远不会有这样一天,重要的是做起来,教起来,学起来。

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尽快出齐,在听取读者的意见后不断修改提高,



使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读物和教材；我同时希望我国的出版教育界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加强科学的研究，逐步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体系，使我国的出版事业不仅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达到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应的水平，出色地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的重任，而且在理论建树和人才储备方面也能令世界刮目相看。

许嘉璐

于日读一卷书屋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出版与出版学

第一节 出版的词源与定义	3
第二节 出版学的词源与定义	10
第三节 出版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意义	16
第四节 出版学研究简史	20



第二章 出版与社会

第一节 对出版历史的简要回顾	37
第二节 社会对出版的影响	49
第三节 出版对社会的影响	61



第三章 出版方针与原则

第一节 出版方针	71
第二节 出版原则	92



第四章 出版组织与管理

第一节 出版组织的构成与设立方式	117
------------------	-----





第二节 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	121
第三节 对出版物质量的管理	131
第四节 非法出版活动与非法出版物	141



第五章 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

第一节 出版物概述	159
第二节 出版物生产	171
第三节 出版物流通	185



第六章 出版人员的素质与职业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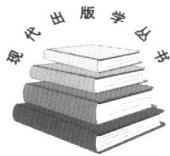
第一节 出版人员的分类	205
第二节 出版人员的素质与任职条件	213
第三节 出版人员的职业道德	231



第七章 新时代的出版业与未来展望

第一节 信息技术与出版业	247
第二节 知识经济、全球化与出版业	265
第三节 对未来出版业的展望	287

主要参考文献	297
附录 出版管理条例	305
后记	317



现代出版学

第一章 出版与出版学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出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出版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丰富着人民的生活。出版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正成为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职业。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人类开始进行出版研究,总结出版过程中的经验、规律,试图对出版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为了适应出版业的发展,一些机构,尤其是出版机构开始进行编辑出版人员的培训,提高出版业人员的素质。一些高校还逐步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帮助出版业培养人才。悠久的出版历史和长期的出版实践,为出版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出版学的兴起,又为出版业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

第一节

出版的词源与定义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人类的出版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但有了出版,不等于就有了“出版”一词。

一、“出版”一词的来历

在纸张没有发明以前,中国人在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载体上记载知识;外国人在泥版、蜡版、纸草纸、羊皮纸、贝叶等载体上书写知识。这些载体或笨重,不易携带;或价格昂贵,不易普及;或易损坏,不易长久保存。知识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并使知识掌握在皇宫贵族等少数人的手中。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纸的奥妙。东汉时的蔡伦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以人工材料造出了纸张,成为人类出版史的最大贡献者。纸有缣帛之轻而无其贵,有简牍之便而无其笨重,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在



发明纸张的基础上,中国人又在隋唐之际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使传统的手工抄写复制图书的方式逐渐为印刷所取代。此后,中国人又对雕版印刷术进行了改造,发明了木活字、泥活字等活字印刷术。随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逐渐传到西方一些国家。德国的谷登堡在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得到了快速的推广,使知识的传播速度更快,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定了知识基础。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印刷机器的不断更新和在出版业中的广泛使用,出版业进入了机器印刷时代。与传统手工印刷相比,机器印刷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出版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产业。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不断交融,西方的现代印刷技术也逐渐传到中国,并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在图书的内容上,西方的科技文明也逐渐传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图书偏重人文的缺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批出版机构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虽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出版业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随着二战以后经济的复苏,出版业又得到了大的发展。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崛起,使美国日益成为世界出版业的中心,其先进的技术和出版理念、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的对象。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编辑、印刷复制、流通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出版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字处理软件的大规模使用,提高了书稿的处理和排版的速度;计算机制版系统研制和开发的成功,提高了出版物印制速度;发行软件以及光电扫描设备在书店等系统中的利用,提高了出版物的发行效率。随着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得到不断应用,网络出版、网上书店、即时印刷等又成为出版业的新宠。目前,出版业已告别了传统的单一载体形式,出版物大家族中已有了印刷型、声像型、电子型等多种载体的出版物。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正式拉开了出版的序幕。中国虽然是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出版”这一词汇,常用的则是“模勒”、“板印”、“梓行”、“刊刻”、“刊行”、“版印”、“印卖”等。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曾说:“《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



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在“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的情况下，元稹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1]扬是扬州，当时的淮南道采访使治所；越是越州，今浙江省绍兴一带。扬、越间是今江苏省苏北南部，苏南的南京、镇江（润州）、常州、苏州，以及浙江省吴兴（湖州）、杭州等广大地区。清代史学家赵翼和近代学者王国维都认为“模勒”即刊板。赵翼说：“模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矣！《笔谈》亦谓：‘版印书籍，唐时尚未盛。’曰尚未盛，则已有之也。”^[2]王国维也说：“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3]当代著名印刷史学家张秀民先生也认为模勒是刊板印卖的意思。^[4]《旧唐书·文宗纪》曾有“太和九年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当时的东川节度使冯宿曾上奏云：“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5]此句中的“板印”是用木板印刷，也即刊刻之意。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之。”“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处的“板印”，也是雕版印刷，含有“出版”的意思。公元937年，李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南京），史称南唐。南唐的李璟、李煜是著名的词人，喜欢藏书、作词。南唐一度曾是繁荣富庶、歌舞升平的小朝廷。明代丰坊的《真赏斋赋》曾称：“暨乎刘氏《史通》、《玉台新咏》，则南唐之初粹也。”此处的“粹”，也是“刊刻”之意，同样是现在的“出版”之意。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列举了各种古书序跋、题记、牌记中出现的有关“刊刻”的词汇，如雕、新雕、刊、新刊、开雕、开板、开造、雕造、镂板、锓板、锓木、锓梓、刻梓、刻木、刻板、锓木、绣梓、模刻、校刻、刊行、板行等等。^[6]这些词汇，均是古代的“出版”之意。

[1]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一):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2;元稹.元稹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554~555

[2]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695

[3] 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见:王国维.定本观堂集林(卷二一):影印本.台北:世界书局,1961.1045

[4]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6

[5]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7

[6]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27

19世纪末之前，中国的文献中一直没有出现“出版”一词。收录1840年前词汇的《辞源》没有收录“出版”这个词，但收录了“雕板”这个词就是一个证明。“出版”这一词汇是19世纪末经日本传到中国的。据王益先生的考证，“出版”一词在我国书刊上应用的时间，最早是在1890年或1895年。^[1]根据现有文献，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中最先使用“出版”这一词汇。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清末诗人，光绪举人，曾奉命出使日本。由于黄遵宪粗通日文，口语不熟练，与日本学者交谈时，只能通过相互书写古汉语的方式进行交谈。在交谈中，龟谷问：“阁下近来有何著述？”黄答：“近来方编《日本国志》。”又问：“所引用之书已备否？”黄答：“其不备不全者，当一一请教。”龟谷说他原打算编一部完整的日本历史书，已收集了大量资料，但一场火灾使之化为乌有。黄接着说：“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黄遵宪最早使用了“出版”这一词汇。黄遵宪写于1880年至1887年间的《日本国志》，分《国统志》、《天文志》、《学术志》等12志，共50余万字。在《学术志》中，有“明治五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的记载。该书具体出版时间无法确定，但基本上可判断初版于1890年至1895年之间。这是我国书刊上最早出现的“出版”一词。^[2]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当年9月流亡日本。次年(1899)8月，梁启超在为自己的《自由书》所做的序言中说：“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这是梁启超首次使用“出版”一词。^[3]光绪二十五年(1899)12月19日起，梁启超由东京赴檀香山，旅途中写下了《汗漫录》日记。在同月27日写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有“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宇宙，奴性销为日月光……”等句。这是梁启超再次使用“出版”之词汇。此后，该词逐渐出现于国内的正式出版物。^[4]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但“出版”一词形成

[1] 王益.“出版”再探源.出版发行研究,1999(6):8~9

[2] 同上.

[3] 吉少甫.“出版”考(续).出版发行研究,1991(5)

[4] 王益.“出版”探源.出版发行研究,1988(5):51~53



如此之晚,说明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人才真正将出版看做一项独立的活动或事业。

日本文字中最早出现“出版”是在 1756 年。据大正元年(1912)出版的《德川幕府时代书籍考——附关系事项及出版史》所载资料:宝历六年(1756)11 月,版元(商务版《日汉辞典》译为“藏版的商家、出版社”)前川六左卫门为处理《篆书唐诗选》与“五言绝句”内容类似引起的纠纷,提出了“《篆书唐诗选七言绝句》其宁书”,内有“右之书去酉年出板五言绝句……”等文。此后,《德川幕府时代书籍考》引用的其他原始资料中,还一再出现此词。“出板”中之“板”与“版”意通。因为在木版印刷时代,使用的是板木,所以当时写作“出板”,而不用“版”字。后来随着西方活版印刷术在日本推广,“出板”的写法逐渐为“出版”所取代。明治年代以来,据日本原书房出版的《日本出版文化史》中的出版编年简史介绍:明治二年(1869),日本政府发布了《出版条例》。明治五年(1872)一月,文部省发布了修改过的《出版条例》,屡经修改后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改为《出版法》公布。^[1]

在西文中,“出版”一词在法语中出现较早。据《Lexis 法语词典》(巴黎 1975 年版),现代法语 *publier* 一词产生于 1175 年,源自拉丁语 *pūblicāre*(公于众)、*publicus*(公众的),本义为“公于众”,在 1300 年前后获得“出版”的意义,即“把一种书、一种作品公于众,使问世”。*publication*(源自拉丁语 *pūblicatiō*),于 1380 年开始作“出版物”解。^[2] 在英语中,出版的对应词汇是 *publish*。据第四版《美国传统辞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解释,这一词源来自于中古英语 *publicen*、*publishen*、古法语 *publier*、拉丁语 *pūblicāre*,意思是“使被公开地知道”(to make known publicly)。这一词汇作及物动词时的解释是:“1. To prepare and issue (printed material)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or sale.”中文解释是“1. 为公开发行或出售而准备并出版(印刷品)”。 “2. To bring to the public attention; announce.”中文的解释是“2. 引起公众的注意;宣布”。作不及物动词时的解释是:“1. To issue a publication.”中文解释是“1. 出版一种出版物”。“2. To be the writer or author of published

[1] 王益. “出版”探源. 出版发行研究, 1988(5):51~53

[2] 林穗芳. 明确“出版”概念, 加强出版学研究. 出版发行研究, 1990(6):13~19